

□ 楼森山 / 肖华忠 编

中国江南区域开发研究丛书

# 鄱阳湖流域 ·开发探源

□江西教育出版社

书 名:鄱阳湖流域开发探源  
作 者:魏嵩山 肖华忠 著  
出版发行:江西教育出版社(南昌市老贡院 8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湖坊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6  
字 数:150 千  
版 次: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4.55 元  
书 号:ISBN7—5392—2614—5/N.2

---

邮政编码:330003

(赣教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前 言

鄱阳湖流域位居江南，与今江西省除寻乌、定南、瑞昌等县外大体相当，并包括今安徽省祁门县在内。这里山清水秀，气候温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然条件优越。全面开发鄱阳湖流域，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

鄱阳湖流域很早就开始了开发，到封建社会后期当地经济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一度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在鄱阳湖流域开发的过程中，古代劳动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同时也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为我们今天继续从事开发不仅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历史借鉴。

为了加深对鄱阳湖流域开发基础的认识，更好地吸取前人的经验，我们从不同角度就鄱阳湖流域开发之源作了探讨，写成此书，作为“中国江南区域开发研究丛书”之一。全书共分 10 章，其中 1 至 8 章由本人写稿；9 至 10 章由肖华忠写稿，本人审定。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不足乃至错误之处，恳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魏嵩山

1994 年 8 月于上海复旦大学

# 目 录

第一章 鄱阳湖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	(1)
第一节 鄱阳湖的形成	(1)
第二节 鄱阳湖的历史演变	(6)
第二章 政区的建置及其发展	(14)
第一节 政区建置沿革	(14)
第二节 政区发展的经济原因	(19)
第三章 鄱阳湖流域开发的历史进程	(33)
第一节 远古至秦汉时期的开发	(33)
第二节 六朝时期的开发	(37)
第三节 隋唐时期的开发	(40)
第四节 五代、北宋时期的开发	(45)
第五节 南宋以来的开发	(55)
第四章 农田水利的开发与发展	(64)
第五章 金属矿产的开发	(73)
第六章 南昌城市的兴起及其发展	(80)
第一节 南昌城的兴建、演变及其历史沿革	(80)
第二节 城市经济的发展	(86)
第七章 赣州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91)
第一节 城市的兴起与城区的变迁	(91)
第二节 城市经济的发展	(96)
第八章 市镇、场的兴起及其发展	(102)

第一节	市镇、场的兴起	(102)
第二节	市镇的发展及其布局的演变	(106)
<b>第九章</b>	<b>水陆交通路线的开拓与驿路的发展</b>	<b>(113)</b>
第一节	水陆交通路线的开拓	(113)
第二节	驿路的发展	(122)
<b>第十章</b>	<b>儒学与书院的发展及其分布</b>	<b>(139)</b>
第一节	儒学的发展与分布	(139)
第二节	书院的发展及其分布	(151)

# 第一章 鄱阳湖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

## 第一节 鄱阳湖的形成

鄱阳湖位于长江九江河段南岸，分别接纳修水、赣江、抚河、信江和鄱江等水，由湖口注入长江，为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洪水期面积达3841平方公里，容积为260亿立方米。鄱阳湖于历史时期经历了沧桑巨变，有一个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根据湖盆地质、地貌和历史演变情况，大体可以今永修县松门山为界，分为南、北鄱阳湖两部分，北鄱阳湖形成较早，南鄱阳湖形成较晚（图1）。

现代鄱阳湖地貌的显著特点是：水体入侵河谷、阶地现象十分普遍。北鄱阳湖呈条带形，水面开阔；南鄱阳湖的东北部、西北部和南部，亦有众多因水体入侵河谷、阶地之间而形成的狭长岗间湖泊，湖床底部皆由网纹红土组成，其上为一层极薄的近代沉积物<sup>①</sup>。这一事实表明，鄱阳湖地区近期新构造运动，具有强烈的下沉趋势，这就为历史时期鄱阳湖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今日的鄱阳湖是由古彭蠡泽演变而来，故又名彭蠡泽、彭蠡湖或彭泽，在今星子县附近又有宫亭湖之称。

《尚书·禹贡》：“彭蠡既都，阳鸟所居”。又云：“汶山导江，……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豫章郡领有彭泽县，而谓“〈禹贡〉彭蠡泽在西”。西汉彭泽县治在今湖口县东南15公里，其西正为今鄱阳湖入江之口。据此，历来学者皆以古彭蠡泽即今鄱阳湖。然今鄱阳湖范围甚广，且位居长江以南，与《禹贡》

导江“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之文不合。西汉司马迁《史记·封禅书》载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武帝出巡，“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西汉寻阳县治在今湖北黄梅县西南，枞阳县即今安徽枞阳县治，俱在长江以北，其间今安徽宿松、望江县境有龙感、大官、泊湖，相互贯通，古九江又在西汉寻阳县之南，与《禹贡》导江“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之文相应。

据此，近人谭其

骧认为古彭蠡泽应指今长江以北太白、龙感、大官诸湖，六朝时称为雷池和雷水，而非指今鄱阳湖，今湖口县附近之鄱阳湖乃形成于西汉晚期元封五年以后<sup>②</sup>。其实二说皆未尽然。古彭蠡泽范围原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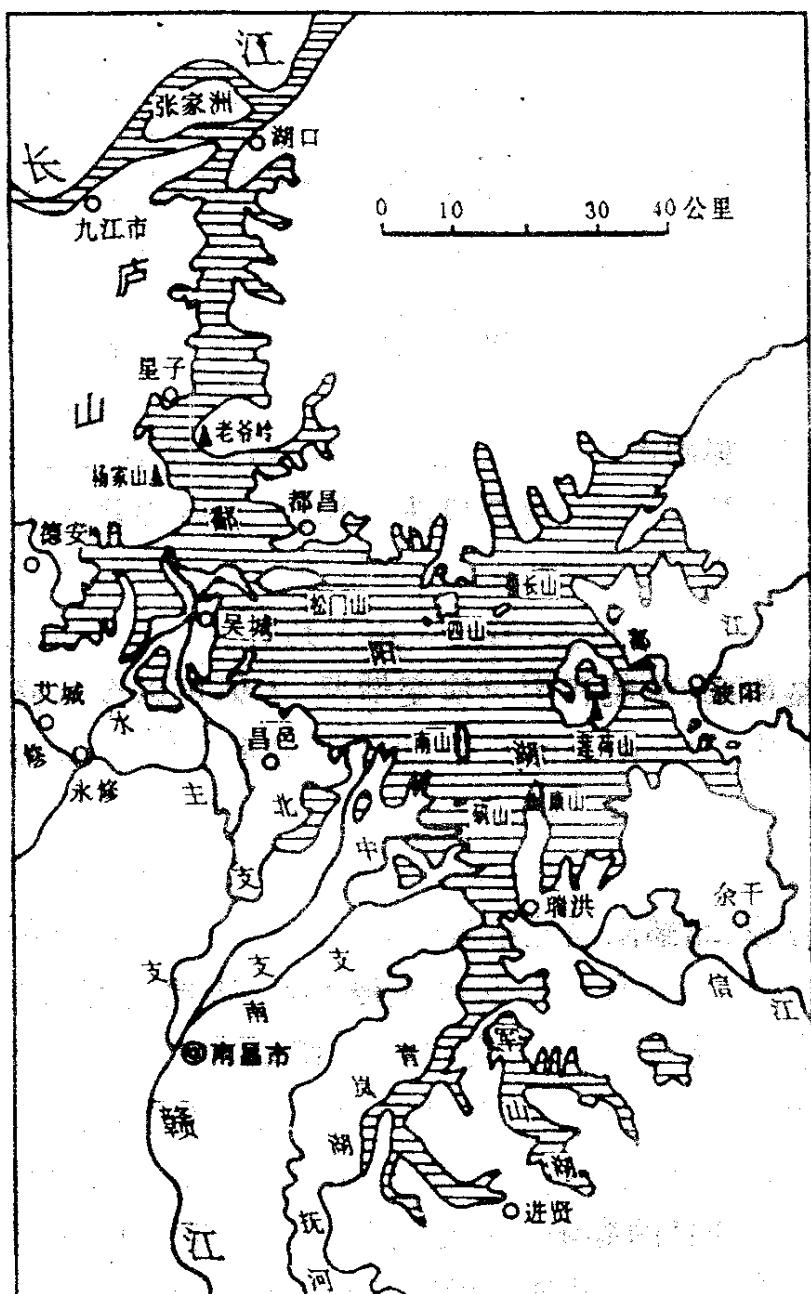


图1 鄱阳湖形势图

应该很广，跨有长江南北，既包括今江北宿松、望江境内的太白、龙感、大官等湖，又包括江南松门山以北的北鄱阳湖。因为班固虽东汉人，所著《汉书·地理志》较西汉司马迁《史记》成书为晚，但所记为西汉时事而止于元始二年（公元2年）。西汉豫章郡所辖总计18县，其中郡治南昌县与鄱阳县皆置于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鄱阳县更因袭于秦代番阳县。彭泽县与南昌县地理相近而与鄱阳、鄱阳2县紧邻，其县之设当与郡治南昌、鄱阳2县同时，最迟也在元始二年以前。如果今湖口县附近北鄱阳湖非古彭蠡泽，而是形成于元封五年以后的西汉晚期，班固不会不知，何以其书中指明为“《禹贡》彭蠡”？而彭泽县又何以如此命名？彭蠡泽为长江（而非九江）所汇。1959年南京大学地理系在今长江之北找到了一条古江道，从今湖北武穴市盘塘直至安徽安庆市长达90公里，其间正穿过今龙感和大官等湖。据研究，此古江道为更新世中期长江主泓所经，历史时期一直分流长江之水，直到明中叶江北大堤建成以后，与今长江干流的联系始被最后割断；而今九江市以下长江干流本系汉流，至更新世后期长江主泓始南移于此<sup>③</sup>。因此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禹贡》所载九江以下的江道，和汉武帝于元封五年“自寻阳出枞阳”所浮江道，无疑应为今长江干道。今北鄱阳湖与长江相连，既然彭蠡泽为长江汇聚，又为汉武帝浮江经过，所指不仅包括今江北龙感、大官等湖，亦应包括今江南北鄱阳湖在内。由此可见，今北鄱阳湖作为古彭蠡泽的一部分应与整个古彭蠡泽一样，早在更新世后期已经形成，绝不会晚到西汉晚期。

不过，由于古彭蠡泽分别为新、旧长江和赣江河段上在下沉中汇聚而成的，具有河流的条带状形态，水下河谷脊线分明，因此它既可称为湖泽，又可视为长江和赣江的加宽河段。正因为这样，先秦和秦汉许多典籍记载到当时全国的著名泽薮，除《禹贡》外，其余如《周礼·职方》、《尔雅·释地》、《吕览·有始》和《淮南子·地形训》等，都没有载及这个彭蠡泽，显然这些典籍是把彭蠡泽当作长

江和赣江的拓宽河段来处理的。与《禹贡》同时成书的《山海经》记载赣水和庐江水，亦称注于江而不是入彭蠡泽<sup>④</sup>。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一方面认指彭泽县境今北鄱阳湖为“〈禹贡〉彭蠡”，另一方面又分别于赣县、鄂都县下说豫章水、湖汉水至彭泽县入于江，显然也是出于这种原因。

今北鄱阳湖作为古彭蠡泽的一部分自形成以后直至东晋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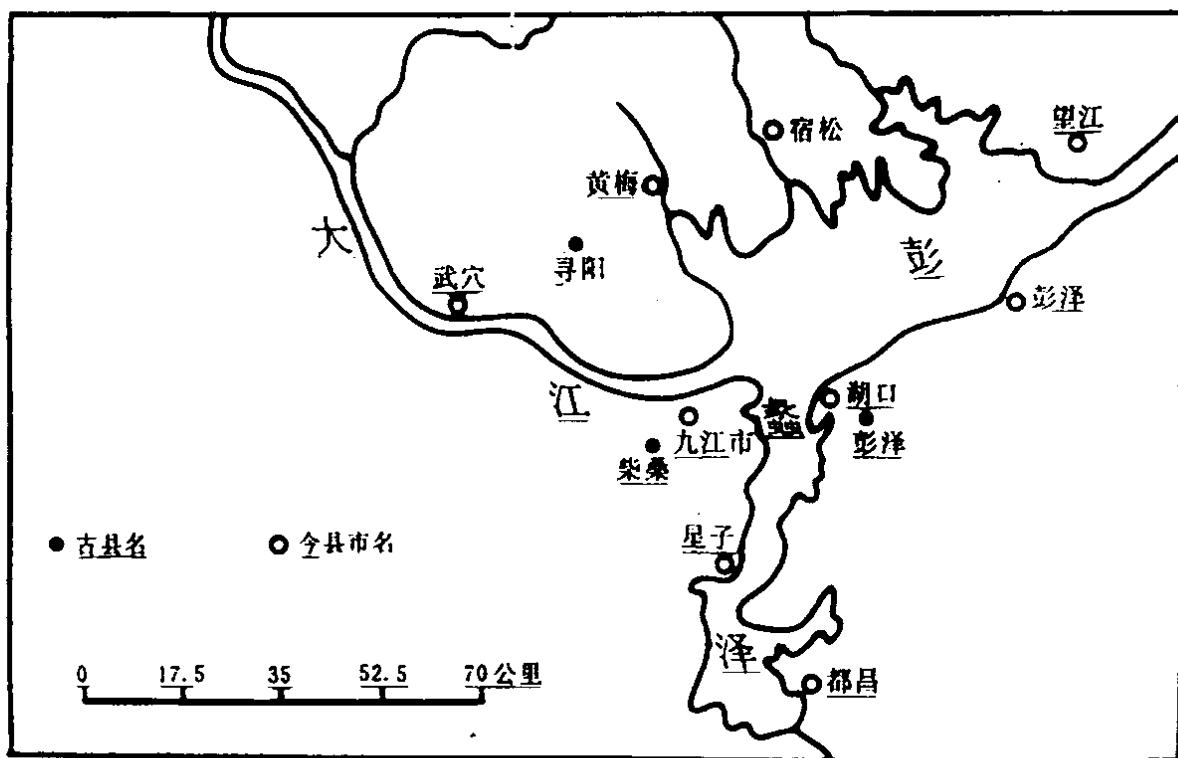


图 2 秦汉以前彭蠡泽示意图

朝，湖区范围相当稳定，南界始终限于松门山附近，未见向南扩展的任何记载。今日的南鄱阳湖当时尚未形成。

《汉书·地理志》豫章郡艾县下载：“修水东北至彭泽入湖汉。”《元和郡县志》江州都昌县下说：“本汉彭泽县地。”则西汉彭泽县虽治所在今湖口县东南 15 公里，但其县辖境则南达今都昌县治一带。松门山位于今都昌县西南永修县境鄱阳湖中，根据湖区地貌形态和河流水文特性分析，修水与湖汉水汇流处应在松门山附近。可见西汉时彭蠡泽江南部分的南界，显然不得超过松门山一线，湖区

范围与今北鄱阳湖大体相当(图2)。松门山以北今星子县、都昌县之间杨家山、老爷岭所在北鄱阳湖之婴子口,东晋时东侧筑有左里城,一作左蠡城,其城取名显然与彭蠡泽有关。义熙六年(公元410年),卢循欲退豫章,曾利用这里有利地形,于水中筑栅,阻止刘裕的进攻<sup>⑤</sup>。唐杜佑《通典》江州浔阳县下称“宋武帝(刘裕)大破卢循于左里,即彭蠡湖口也”。据此,似乎东晋时彭蠡泽的南界在今婴子口,其实不然。南朝宋谢灵运有《入彭蠡湖》诗云:“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三江往事多,九派理空存。”<sup>⑥</sup>谢灵运游彭蠡湖到松门山,正说明松门山以北属于彭蠡泽的范围。南朝陈顾野王《舆地志》亦云:“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穷于松门,东西四十里,青松遍于两岸。”<sup>⑦</sup>北魏郦道元《水经·赣水注》虽未提到松门山,而谓赣水会合修水之后,“总纳十川,同臻一渎,俱注于彭蠡也”;又称“大江南赣水,总纳洪流,东西四十里,清潭远涨,绿波凝净,而会注于江川”。郦道元这里所说的情况,与班固《汉书·地理志》、顾野王《舆地志》记载完全相合。顾野王、郦道元都是地理学家,书中记载自然要比其后唐杜佑《通典》的记载符合实际。

注:

①黄第藩等:《长江下游三大淡水湖的湖泊地质及其形成与发展》;《海洋与湖泊》7卷4期,1965年。

②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③参见林承坤:《河床学的对象和研究方法》,《地理》1961年第6期;《第四纪古长江与沙山地貌》,《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57年第2期。

④《山海经·海内东经》:“赣水出聂都东山,东北注江”;“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晋郭璞注俱称在“彭泽西”。

⑤《资治通鉴》卷115安帝义熙六年。

⑥明正德《南康府志》卷10《诗类》。

⑦黄节:《谢康乐诗注》引。

## 第二节 鄱阳湖的历史演变

鄱阳湖的发展和不断扩大是更新世后期以来长江九江河段主泓自故道南移今道的必然结果。由于长江主泓移至今道，古彭蠡湖江北部分来水减少而日趋萎缩，仅剩下若干不大的陂池和流通水道，六朝时被称为雷池和雷水，最后又演变成今日的龙感、大官等湖；与此相反，古彭蠡泽的江南部分则因上游水源丰盛，下游又受到长江主泓的顶托和洪流倒灌，因而不断扩大，最后发展成今日的鄱阳湖。

西汉豫章郡辖有鄱阳县，确定鄱阳县城的具体位置，对于了解鄱阳湖发展和演变的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据北宋《太平寰宇记》卷 107 饶州鄱阳县下记载：“废鄱阳县在西北一百二十里。按《鄱阳记》云：汉高帝六年（公元前 201 年）置，宋永初二年（公元 421 年）废。”清同治《都昌县志·古迹》：“古鄱阳城在周溪司前湖中四望山，至今城址犹存。”四望山即今都昌县鄱阳湖中四山，又称对面山。1960 年江西省博物馆于此发现了汉代城址和汉墓群，与史书记载完全吻合，无疑此城为西汉高祖六年所置的鄱阳县治所在。如此大的一个县城，在今浩渺无涯的鄱阳湖中孤岛上发现，并且每年洪水季节来临时，古城即被淹没于波涛之中。显然，在交通工具尚不发达的封建社会早期，县治一般是不可能设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的。再从当时鄱阳县的辖境分析，与鄱阳县相邻的有彭泽、鄱阳、海昏 3 县。前已述及，彭泽县的南界达今都昌县治一带。鄱阳县治在今波阳县东北古县渡，其县“武阳乡右十余里有黄金采”<sup>①</sup>。据《水经·赣水注》武阳乡即当时鄱阳县治所在，黄金采为鄱水所经，其地当在今波阳县城附近。海昏县初治昌邑城，故址在今新建县东北鄱阳湖西南游塘村<sup>②</sup>，后徙今永修县西北艾城。如此，鄱阳县的辖境只能局限于今南鄱阳湖中。古代县的政区建置，

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又兼向当地人民征收赋税。如果当时鄱阳县境内不是田园阡陌的平原沃野，而是像今天这样一片汪洋巨浸，全被淹没于鄱阳湖中，那就失去了置县的意义。这一事实表明，在鄱阳县设置前后，直至南朝宋永初二年鄱阳县撤销以前，今南鄱阳湖的广大水体尚未形成，而是一片广阔的平原。《史记·东越列传》载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东越王余善“发兵距汉道”，“入白沙、武林”。唐司马贞《索引》云：“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阳县界，地名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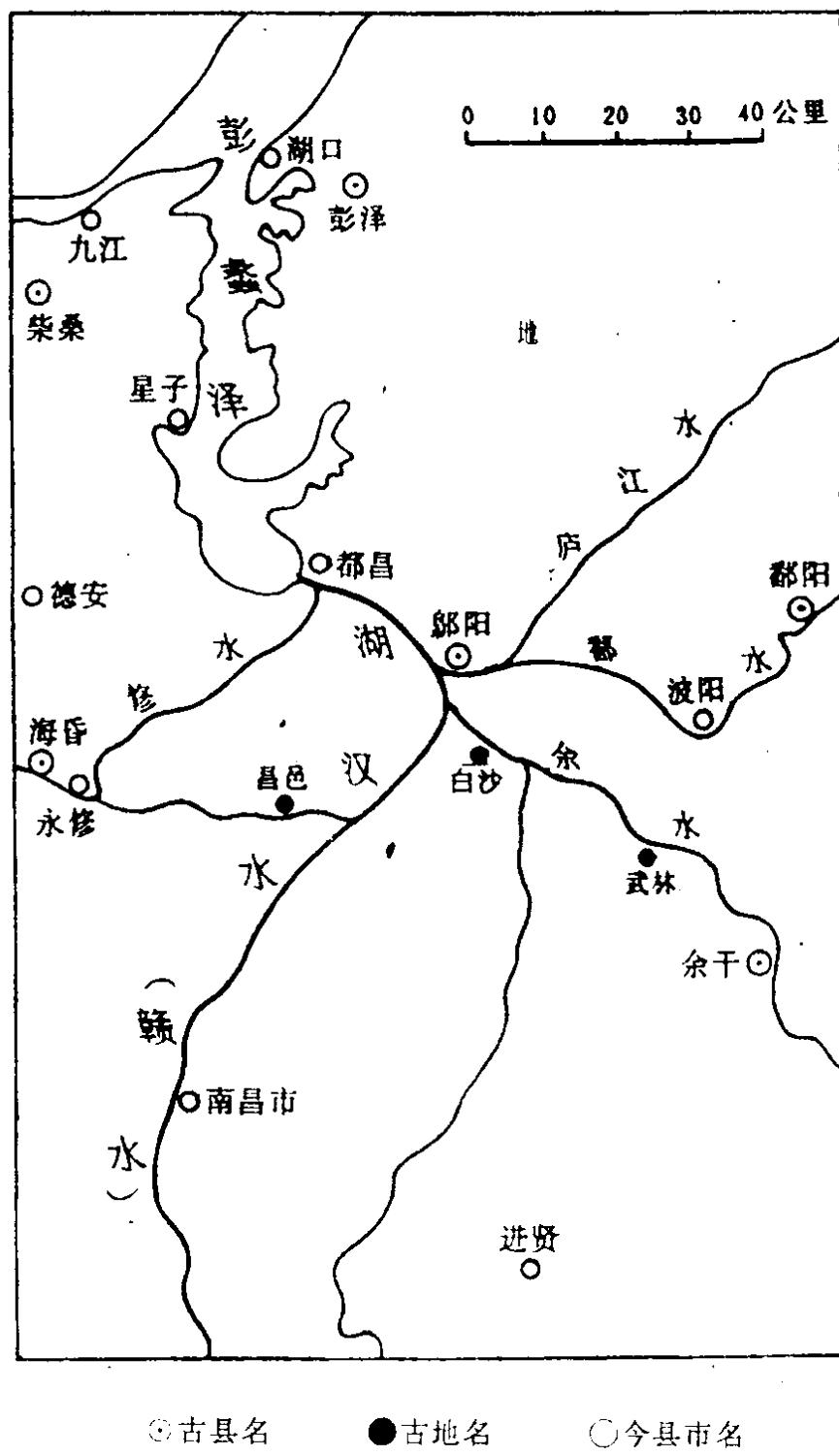


图1 汉代鄱阳湖平原水系图

沙，有小水入大湖，名白沙坑，东南八十里有武阳亭，亭东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当闽越入京道。”《太平寰宇记》饶州鄱阳县下：“白沙在县西水路一百二十里，沙白如雪，因以为名”；余干县下：“武陵山在县东北（西北）三十里，临大湖。《汉书》作武林”。据此，白沙当在今新建县境鄱阳湖中南山一带，武林在今余干县西北武陵山。既然白沙、武林西汉时于此屯军驻守，至唐仍为闽越入京之道，无疑处于平陆。《汉书·地理志》豫章郡载余干县“余水在北，至鄱阳入湖汉”；鄱阳县“鄱水西入湖汉”；南城县“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汉”；建成县“蜀水东至南昌入湖汉”。湖汉水又名豫章水，亦即赣江。《后汉书·郡国志》豫章郡海昏县注称“在昌邑城”，又引南朝宋雷次宗《豫章记》云：“城东三十里，县列江边，名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昌邑王每乘流东望，辄慷慨而还，故谓之慨口。”正显示了今南鄱阳湖所在原为河网交错的平原地貌特点（图1）。

随着时间的推移，至南朝隋唐时期，由于古彭蠡泽江北部分日渐缩小而演变为雷池和雷水，蓄洪能力减弱，加上气候转暖<sup>③</sup>，长江流域地表径流增大和南鄱阳湖地区继续陆沉，于是原来广阔的平面逐渐沼泽化，大部分地区不宜人们居住和从事农业生产。南朝宋永初二年鄱阳县的撤销，当与此演化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唐韦庄《泛鄱阳湖》诗云：“四顾无边鸟不飞，大波惊隔楚山微。”<sup>④</sup>这是鄱阳湖之名首次见于文献记载。鄱阳湖的得名，是唐代彭蠡泽向东南方向扩展越过松门山浸入鄱阳县境的结果。南宋《舆地纪胜》卷23饶州：“鄱阳湖，湖中有鄱阳山，故名鄱阳湖。……亦名彭蠡湖。”明正德《饶州府志》卷1《山川》：“鄱阳山在城西北一百五十里鄱阳湖中，初名力士山，唐改今名。”饶州始置于隋，治所在鄱阳县亦即今波阳县。鄱阳山即今波阳县西北鄱阳湖中长山，又名强山<sup>⑤</sup>，因西汉时为历陵县所辖，故名历陵山，力士山乃历陵山之讹；又名石印山，《太平御览》卷48地部石印山下引《吴志》云：“天玺元年（公元276年）鄱阳郡言历陵山石有文理成文”<sup>⑥</sup>，即此。西汉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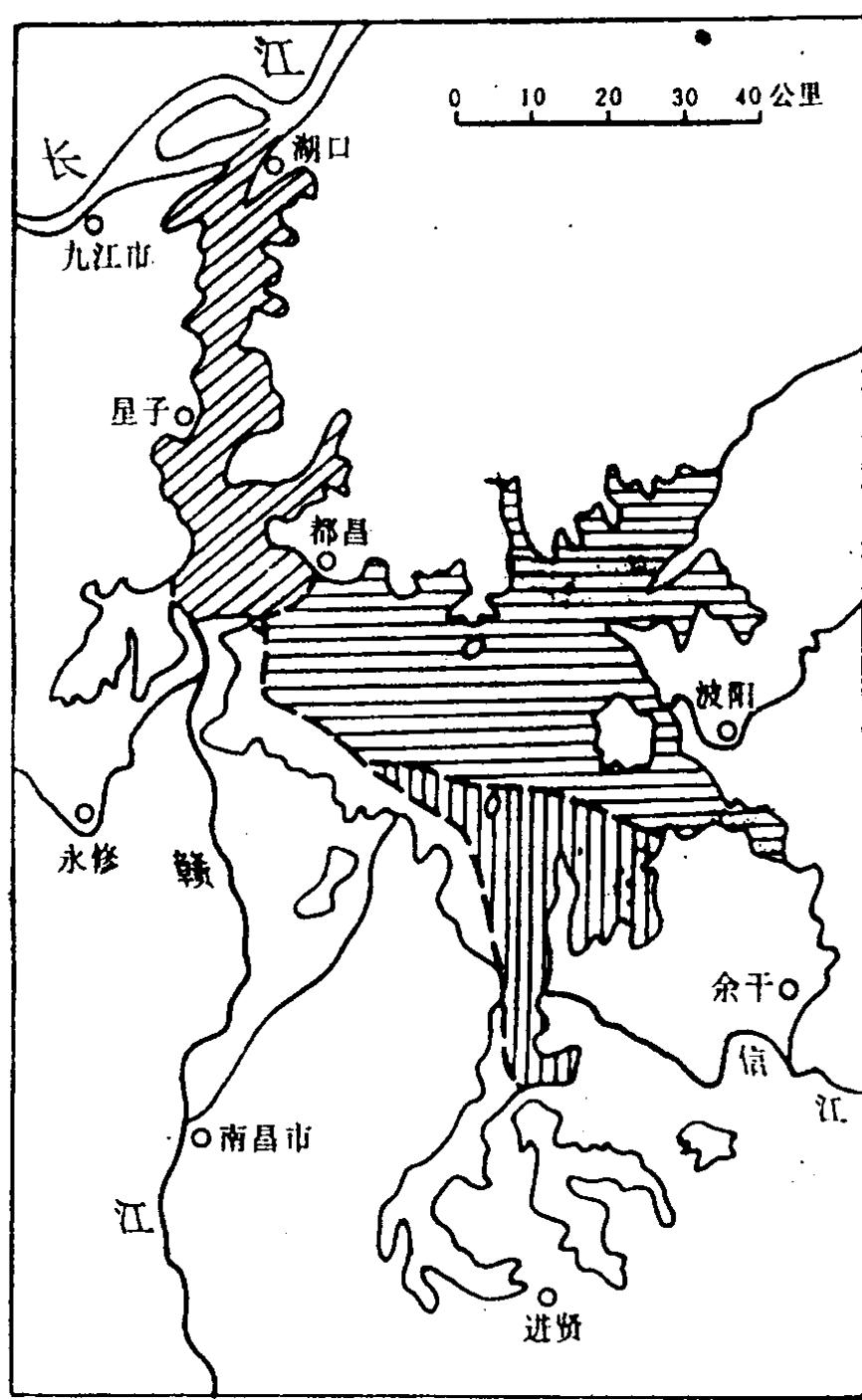
陵县治在今波阳县境，南朝宋元嘉中废，历陵山遂属鄱阳县所辖，故唐改其山名鄱阳。既然鄱阳湖得名于鄱阳山，说明唐时其山始沦入鄱阳湖中。清《一统志》饶州府山川一方面说“鄱阳山在鄱阳县西北一百五十里鄱阳湖中，……初名力士山，亦名石印山，唐改今名”；另一方面又说“鄱阳湖即（禹贡）彭蠡，隋时始曰鄱阳，以接鄱阳山也”。此显然自相矛盾。隋在唐代以前，既然唐始改力士山名鄱阳山，隋何以会有鄱阳湖之名？

唐代彭蠡湖自西北向东南迅速扩展的过程，还可以从当时人的记载中得到反映。刘长卿《登余干城》诗云：“孤城上与白云齐，万古萧条楚水西。官舍已空秋草没，女墙犹在夜鸟啼。平沙渺渺迷人远，落日亭亭向客低。飞鸟不知陵谷变，朝来暮去弋阳溪。”这里所谓“平沙渺渺迷人远”，应指上引司马贞所说的当时地当闽越入京之道的白沙，其地“有小水入大湖”，大湖即指彭蠡泽经扩展后而形成的鄱阳湖；所谓“飞鸟不知陵谷变，朝来暮去弋阳溪”，乃取《禹贡》所载“彭蠡既都，阳鸟所居”相反之意，弋阳溪即今信江，西汉时称为余水，本“至鄖阳入湖汉”，由于彭蠡湖自西北向东南迅速扩展，这时下游演变为湖，以致群鸟也迷失了方向，以为弋阳溪及其所入之鄱阳湖就是原来的彭蠡泽。刘长卿《送弟归鄱阳》诗又云：“故人今何在，沧浪孤客稀。湖山春草遍，云水夕阳微。”亦反映了当时鄱阳县附近湖水浩渺。继南朝宋谢灵运游松门山之后，李白亦曾到过此地，其《彭蠡湖》诗云：“谢公入彭蠡，因此游松门。余方窥石镜，兼得穷江源。”又于《送弟赴鄱阳司马》诗云：“松门拂古道，石镜回清光”；“吴江对楚岸，彭蠡当中洲”。这里江与吴江即指鄱江，又说明其下游已为彭蠡湖所淹没。《太平寰宇记》于饶州鄱阳县下栽“莲荷山在县西四十里彭蠡湖中，望如荷叶浮水面”；又于余干县下栽武陵山“临大湖”。当是自唐代以来就已如此，此大湖所指即莲荷山以南、康山以东大湾水面。于是，原来河网交错的平原遂为波光粼粼的大湖所取代，出现了“百川灌彭蠡，秋水方浩浩”的局面，

西汉鄱阳县城被陷于湖水包围的荒立孤岛上。不过,从白沙、武林唐代仍为闽越入京之道分析,扩展后的鄱阳湖范围,似乎限于今南山、武陵山以北,其南仍为陆地,只有湖区的北界、东界才与今日大体相当。

及至宋代,鄱阳湖继续向南扩展,大体上奠定了今鄱阳湖的形态和规模,《太平寰宇记》饶州余干县:“康郎山在县西北八十里鄱阳湖中,云康氏所居,又名抗浪山·谓能抗浪也”;“族亭湖在县西水路八十里,湖中流分当县及南昌县二界”。康郎山即今康山,族亭湖相当今余干县瑞拱镇西进贤县北境之金溪湖。《舆地纪胜》隆兴府:“彭蠡湖在进贤县(东北)一百二十里,接南康、饶州及本府三州之境,弥茫浩渺,与天无际”。又云:“邬子寨在进贤县东北一百二十里。徐师川尝有〈邬子值风雨〉诗云:重湖浪正起,支川舟不行;急雨夜卧听,颠风昼夜凉。”邬子寨北与瑞拱镇隔瑞拱水相对。由此说明,宋代鄱阳湖的南界已越过康山达于今瑞拱镇一带。《太平寰宇记》卷 106 洪州南昌县又载:“松门山在县北水路二百一十五里,……北临大江及彭蠡泽。”此大江乃指赣江,说明松门山以南尚未沦湖。由此推断,湖区西南界当在松门山东南至瑞拱镇一线。至此,唐代地处闽越入京之道的白沙、武阳亭遂相继陷入湖中(图 2)。

然而同是《太平寰宇记》于饶州下又载:“鄱江水,自当县、浮梁、乐平、余干等三县合为鄱江,经郡城南,又过都昌县入彭蠡湖。”据此,似乎直至宋代鄱阳湖的东北界尚在都昌县境内,并未扩展至鄱阳县界。其实不然。唐宋时期新扩展至鄱阳湖与原位于松门山以北的彭蠡湖一样,同系吞吐型的时令性湖泊,是随着当地的沉降由原来的河流扩展演变而成,湖水较浅且随季节而变化,洪水时期浩渺无涯,枯水季节河谷显露。《太平寰宇记》所记鄱江乃为枯水时期的情况。



■ 汉晋以前湖区      ■ 唐代扩展湖区

■ 宋代扩展湖区      □ 元后扩展湖区

图 2 鄱阳湖历代变迁示意图

明清时期，鄱阳湖演变的特点是汊湖的扩展，特别是鄱阳湖南部最为显著。在进贤县北境，宋时除族亭湖外，见于记载的又有日月湖，《舆地纪胜》隆兴府：“日月湖在进贤县北十五里。”其湖本今军山湖南部的小汊湖，下游为南阳水，北通鄱阳湖。后经元明两代，随着鄱阳湖地区的继续沉降，族亭湖并入鄱阳湖而称金溪湖，日月湖也日益扩展为军山湖而北与金溪湖相接。《读史方舆纪要》南昌府进贤县：“军山湖在县北四十里。志云：县境之水，二湖（指军山湖、日月湖）最大，而总归鄱阳湖。鄱阳湖盖浸北山之趾。”位于进贤县西北的今青岚湖，明时为洞阳、清溪二水所经，至清初也因沉溺扩展为仅次于军山湖的青岚湖，又名洞阳湖<sup>①</sup>。至今军山、青岚二湖的沉溺河谷形态仍很明显，湖底仅有少量淤泥覆盖于网纹红土之上，便是近期强烈沉降的充分证明。

鄱阳湖的西南岸，宋时本在今松门山东南至瑞拱镇一线，距今岸尚有一定距离，这是与古赣江东北流向而形成的三角洲相吻合的，当时矶山应处赣江三角洲的前缘。唐以后赣江主泓西移至松门山附近，于是赣江大量泥沙改由北鄱阳湖输送长江，南昌东北方向赣江三角洲则因而发展迟缓，南鄱阳湖逐渐向西南扩展。至明代，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原位于三角洲前缘的矶山已“屹立鄱阳湖中”。清初，松门山以南的陆地也相继沉沦于湖，致使原“北临大江及彭蠡湖”的松门山及吉州山沦为湖中的孤岛。此后，随着赣江泥沙大量在江口堆积，吉州山又与陆地相连。与此同时，原在鄱阳湖南部湖中的康山也随着信江泥沙不断在江口沉积并入南岸陆地。

注：

①《汉书·地理志》。

②柏泉：《江西新建昌邑古城调查记》，《考古》1960年第7期。

③参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④《韦庄集》卷7。